

作家石一枫张悦然对话，如何从热腾腾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

捕捉日常里的惊心动魄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“我落人中然自在，本是天上逍遥的仙人……”在有时难免急躁功利的节奏里，如何回归“育人”本心，活出“逍遥仙人”的理想状态？“赢在起跑线上”和“美好童年”孰轻孰重，有没有更和谐的育儿成长之道？

近日，鲁迅文学奖得主石一枫最新长篇《逍遥仙人》面世，小说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，呈现出各家欢喜哀愁，勾连出一幅当下众生相。“小说反映了我一贯的创作追求：从最新鲜的生活、最贴近我们的日常里找到创作资源，然后从身边最新发生的事里总结出一点点小心得、小想法。如果这个想法是独特的，有新意的，那我觉得这篇小说就没白写。”作家石一枫与张悦然在对话中分享创作感悟时直言，“现实主义，有现实，还得有那么一点主义，而这点新主义，往往是对作家最大的考验。”

从当下起笔，有难度也带来难以替代的乐趣

一夜暴富的拆迁户、特别能战斗的知识精英、声名赫赫的海淀“牛小”，在一地鸡毛的“鸡娃”大战中，三个家庭走向了不同道路……谈及《逍遥仙人》创作缘起，“奶爸”石一枫坦言，刚开始带孩子上各种兴趣班时，就想将来会写跟小朋友教育有关的小小说，“这是生活赐予作家最鲜活最切身的经历和感受”。

小说复原了大城市里常见的的生活形态、教育模式与家庭冲突，散发着热腾腾的气息。“如果我们一味地去追求语气，一味地去写跟前人一样的感受和想法，哪怕形式再创新，哪怕文字或叙述方式再考究，它终究是个旧文章，这种旧文章是不适合新时代的。”石一枫坦言，“在当下的生活里获得新知，仅从艺术而言，这种写法有着这样那样的难度，而最大难度在于你的眼力和想法必须到达别人尚未到达的地方。但这样的小说能给我和读者都带来难以替代的乐趣。”

多组家庭绵延出丰富的“城市生态”——不同阶层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身份、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公共场域中的相遇、碰撞、交融。“这近乎复杂的化学过程，变量极多，可能性无穷。而回到生活本身，对复杂过程尽可能再现并作出相对独到的分析，或许是写作的成就感所在。”他认为，以极端的故事来说日常感触，终究有些取巧；有没有可能反推，在日常氛围里找到人物的极端状态，或在每日习焉不察中找到惊心动魄的波澜？“这是在写作难度上的挑战，无论‘从极端到日常’还是‘从日常到极端’，都需要作者替人物意识到他们所意识到的身份，换句话说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我知道他们是谁。”

寻找自己的路，文学的意义在于激发思考而非给出答案

小说里的“典型家长”王大莲与苏雅纹，高潮迭起地展现了小学里“家长群怪现状”。而在经历了自我体认、自我确证的挣扎后，人们发现了返璞归真的温情可能。“塑造人物并不是固成见，而是破除成见的过程。不少角色是惯常认识中已有的人物，但惯常已有不等于惯常所见，通过重新观察发现，找到‘这一类’人物在当下生活里的新状态，从而塑造出独属于今天气息中的‘这一个’，也相当于完成了某种创造。”石一枫说。

张悦然谈到，小说呈现人与人巨大的差异，但《逍遥仙人》背后有着“石一枫式”的温暖，结尾落在让人感到慰藉的地方——人和人最终会找到相通的部分，彼此认同，彼此谅解，甚至是难得的换位欣赏。

《逍遥仙人》以教育视角重新串起对女性的思考，尤其是职场妈妈们如何在和孩子的相处、事业发展上有所取舍并发力，是对当下贴肤的观察。“比如，对一些妈妈来说，育儿残酷的一面在于对女性时间的‘剥削’，很多时候你变成了一个母亲，而不是你自己。有的女性成为母亲后有一种友谊，就因为孩子是朋友，但这种友谊不建立在其他共同兴趣爱好而只建立在孩子的基础上；有时候，这种友谊后可能还存在一种‘竞争’。有些母亲被迫接受各种其他场域作为自己主要的生活场景，还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甚至把它变成比自己原先生活里任何事都重要的事情。这背后不是也折射出一些女性的时间与才华被浪费？”她发现，小说结尾王大莲的方式是离开，短暂的逃离，和现实有一个冷却和距离。“这是石一枫给出的解决方案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像主人公一样适时跳出这个自我。”

“文学不是励志格言，也不是警示语言，很难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，但文学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在写作中去书写生命的过程，和它展现出来的状态，包含着对人的关怀。”在评论家刘秀娟看来，好的小说帮助我们思考，让每个人寻找自己的答案，“我们在生活的洪流和漩涡当中，都在努力冲刷出属于自己的河道，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事情。”

不用替身不跨戏，“封神质子旅”的幕后故事凭什么赢得众多点赞？当青年演员的“百炼成钢”成为话题

■本报记者 王彦

上映14天，《封神第一部》票房破13亿元。随着超3000万人次观众走进影院观影，关于片中一众演员、尤其是青年演员的表演探讨渐渐出圈。

网友惊讶于这群年轻人在片中的骑马、射箭一招一式都是实拍，热衷于讨论从他们身上见到了坚毅的阳刚之美，更感叹一部制作团队庞大、总调度工作人员超8000人的剧组居然做了件在制作管理上看起来颇为耗时“反工业化”的事——开设演艺训练营，用整整半年时间锤炼他们从零表演经验的“素人”成为角色。

如今看来，彼时付出的汗水浇灌出新人的绽放。于适、娜然、陈牧驰、此沙、侯雯元、黄曦彦、李昀锐等人连同他们饰演的角色，在观众心目中拥有了一席之地。当“封神质子旅”的幕后故事赢得众多点赞，观众赞赏的究竟是什么？

不用替身不跨戏，新人完成了“明星”很难完成的任务

“包括骑马、格斗、吊威亚等，我们没有年轻人使用替身。”导演乌尔善如是说。把时间拨回五年前，对这批在《封神第一部》里挑大梁的年轻人而言，进入封神演艺训练营那天，他们的表演人生才算刚刚开启。在那之前，他们曾是退伍军人陈牧驰、篮球二级运动员于适、模特娜然、正在苦练普通话的彝族小伙子此沙……

缘何把那么多重要角色交给“素人”？乌尔善坦言，三部曲连拍，意味着演员要长期在剧组集中，不允许跨戏，“所以不敢用太红的演员”。事实上，六个月“封神演艺训练营”外加342个拍摄日的单组拍摄周期，这意味着饰演姬发、殷郊、杨戬、姬己等角色的演员，至少需要一年半完全与“封神”在一起。

零经验的新人何以担重任？答案依然是交付时间。有一组数据，2017年影片派出8个选角团队寻找合适的新人，反馈回15000份试镜资料，导演团队面试了1400多人后，选中近30个进入演艺训练营。2018年1月，训练营在寒冬腊月开幕，围绕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君子六艺开设了体能、武术、马术、弓箭、鼓乐、古琴、历史、礼仪等课程。所有人同步上课、训练，每周六一次汇报演出，直到半年后课程结束，通过竞争最终赢得角色。片方披露的拍摄纪录片再现了训练营的日子：三九天每日迎着晨光长跑，武术练习时女学员像男生一样硬马硬桥地打，兵器课上男学员们一手执剑一手举盾、半蹲着行进一走就是40分钟；表演课、历史文化课更是重中之重，刘天池、景年松等表演指导帮年轻人夯实基础，表演艺术家李雪健、剧本顾问芦苇等前辈则作为“飞行导师”传授专业知识。

实打实的时间沉淀出真刀真枪的本事。饰演姬己的娜然从零开始学舞蹈、学古琴，舞台宴饮惊艳一舞，片中不到两分钟的舞蹈镜头，她排练两天、拍摄三天，练习了近两年。实打实的时间也让新人完成了“明星们”很难完成的任务。姬发的饰演者于适记得清楚：“一年半的拍摄时间，我一直边拍戏边全网没有我戏份的



▲在前辈的言传身教下，年轻人的表演注入了真挚情感。伯邑考与姬发兄弟俩的这幕戏打动了许多观众。
▲“封神质子旅”的青年演员们经历了6个月演艺训练，获得可观的成长。图为此次沙饰演的杨戬。制图：李洁

时候，就跟工作组老师练习后面武打戏的走位等。习惯了早起和熬夜，每天有种‘打工仔上班’的感觉。”

一年半只接一部戏，500多天每天跟一个角色死磕，这在今天的拍摄环境中成了不可思议之事。但倒回30多年前，87版《红楼梦》筹拍。王熙凤的扮演者邓婕已小有名气，可这并不妨碍她随剧组一起参与长达半年的学习班，“大家集中生活，研读原著、训练形体、习练琴棋书画，还跟着王昆仑、周汝昌、沈从文等20多位大家组成的顾问‘天团’上课”。功夫在诗外——当所有人用时间雕琢表演，经典才有了炼成的起点。

真听真看真感受的锤炼，让演员收获长久的财富

于适说，他会永远记得在“封神”剧组的第一场戏。姬发骑马回西岐矢志复仇，那是《封神第一部》尾声的重头戏，也是新人成为演员的第一场。整整拍了五天，因为导演想捕捉最恰到好处的日出与日落。新疆的天气复杂，云彩又多，五天里的大部分时间，于适骑在马上随时待命，现场部门集体望天空，等着最好的光线到来那一瞬。天光正好，流云浮动，“那一刻，确实有种激情

会涌上心头，有种英雄归来的壮阔感”。

导演用这样的方式给年轻人上了生动一课，真听真看真感受，是他们成为合格演员的第一步。艺术家则身体力行教会后辈怎样是真情实感的投入。姬发与父亲姬昌重逢的那场戏，李雪健正说着台词，突然轻轻抓住了于适的手、紧紧攥着。这是走戏时没有的动作，望着“父亲”的眼神里微笑、心疼、骄傲的情绪交织，“姬发”彻底绷不住了，眼泪簌簌而下。后来李雪健告诉于适，他临时加动作，就是想帮年轻人调动最真挚的情感，“是彩排都无法预设的”。乌尔善也说：“只有真的东西才最有力量。无论年轻人还是成熟的演员，一旦形成真实的表演氛围，他们之间会迸发出真实的情感交流。”

这样的表演锤炼让年轻人受益匪浅。结束“封神”的拍摄，于适又被电影《长空之王》的选角团队相中。在同样流汗流血的实战训练后，大银幕上的试飞员邓放让观众记住了新人演员。27岁才入演艺圈的侯雯元感慨，在“封神”的日子，自己得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锻炼，有些所学和感悟能成长久的财富。于是，观众见证他驾驭得了《乔家的儿女》里“渣男”戚成钢，也演活了《胆小鬼》里自私懦弱的王頔。

事实上，真听真看真感受从来都是中国影视创作的优秀传统。陈晓旭演《红楼梦》时有段全情投入的活法。“黛玉葬花”前，她准备到夜深才睡。蒙眬中一阵啾啾声响把她惊醒，一看外面下着大雨。“哎呀，那些花怎能经得起这样的风雨呢！明天的香雪海不知会是怎样的情景。”她惦记着，一夜没睡安稳。《平凡的世界》开机前，剧组演员集体住进陕北农家体验生活，每天与村里的老人聊天，吃的都是“百家饭”。饰演孙少安的王雷记得，他与乡亲们相处就像自家家人，中午随意推开一家门，老人就会问“吃面条还是馒头片”。李雪健曾在《嘿！老头》里饰演一名失智老人。谁会想到，他在开拍前特意跑去养老院住了一个月。那些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怎样沉默、怎样孩子气、又是怎样冲自己发脾气，李雪健用心看、认真记。旁人赞叹，可艺术家自己说：“要领细细节，一个月还不够。”

《封神第一部》的幕后事还在不断发酵，越来越多中国电影电视剧的优秀创作传统也被观众温故知新。当青年演员“百炼成钢”成为话题，何尝不是观众在这个骑马用木马、打戏普遍靠慢镜头的古装剧创作氛围里，对精益求精匠心至诚的创作传统的印象。

“音综2023”们，如何回归音乐本质？

■本报记者 卫中

据第三方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，《好声音2023》和《舞台2023》初舞台播出后的全网正片播放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9.97%和12.56%，都在首播日成为全网综艺类节目的日冠军。然而，对比播放热度观众的评价却有点冷热不均。褒贬不一的评价中，相对集中的问题在于“没有好听的歌曲”。虽然2023年中的这些大热音综在赛制、舞台甚至制造话题等方面有不少创新，但音综的本质仍是音乐——如何向观众提供打动人的好歌，是节目组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这个夏天，好声音不仅被听见，也要被看见

多年来，各类音综节目一直为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音乐表达方式，也为音乐人提供更多被知道的机会。《我是歌手》《乐队的夏天》珠玉在前，贡献了一批新生代歌手与多个音乐榜单霸榜歌曲。周深、张碧晨、希林娜依·高都是从音综走来的，张韶涵也在《歌手》舞台上把《阿刁》唱红大江南北。时间进入2023年的下半年，观众看到了音综N代正在努力自我迭代与创新，焕发着全新生机；新出现的音综节目也在迫切寻找切合时代与青春的主题，拥抱更年轻的潮流。

今年的《好声音2023》已经是这档老牌音综的第12个年头，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纪年习惯，12既是结束同时也是新的开始。不难发现《好声音2023》在保留了传统的由音乐导师转向对学员的盲选赛道之外，又新增了一条盲选赛道——音乐导师一开始面对学员，但在表演过程中可以转回去背对学员，以表示自己的战队不选择这名学员。而选择哪条赛道，对学员来说就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发挥优势，以争得先机。例如来自中国台湾的参赛选手柏霖是由舞者转型为歌手的，他明智地选择盲选赛道，以发挥自己歌舞融合的优势。在表演过程中，柏霖充满戏剧张力的舞蹈为自己的演唱加了不少分，成功“留住”四位音乐导师。尽管有不少观众质疑节目设置盲选赛道让舞蹈型歌手加入，会让唱歌变得不再纯粹；不过在如今热门歌曲往往难逃短视频BGM（背景音乐）的时代，好听的也好“好看”“好跳”确实成为一种音乐选择。

老牌音综不断焕新，新的音综也让人眼前一亮，由腾讯视频打造的《舞台2023》带来的新人歌手、半熟艺人为音乐市场注入新的血液。来自中戏的张郁梓在初舞台的表现为她吸引了不少新粉。舞台上的张郁梓一袭白衣、清纯可人，表演的曲目《精卫》融合了戏曲和摇滚，可谓舞姿翩翩、歌声醉人，最终赢得超过内测总分400分的优异成绩；另一名选手蒲羽背着

贝斯上场，在旁人眼中少言寡语的她，一弹起贝斯可以说“整个人在发光”，一场爆发力十足的演唱后让舞台推荐人黄绮珊打出了99分的高分。但这还不是本场比赛的最高分，说唱歌手吴磊带来的《暮野荒原》前半程语速缓慢，从爷爷的视角回顾人生；后半程语速突然加快，转换成孙子看爷爷的视角。“一场雪能把岁月染白，却无法染指人烟”，说唱歌词表达岁月与感情的故事，触动了舞台推荐人周深的内心，以至于打出100分的满分成绩。

重塑音综与音乐的联结，才能打造长寿节目

音综最本质最原始的娱乐功能，就是向观众提供高质量的歌曲作品以及介绍才华横溢的音乐新人，然而在这方面《好声音2023》和《舞台2023》都没能给观众带来开门红。后续这些节目是否会带来改变和惊喜还有待观察，但从观众对初舞台的意见反馈来看，节目制作方显然需要明晰：提供高品质作品才是吸引和维持观众注意力的抓手。

“平庸”对一档音综来说，实在是太致命了。实际上，在注意力非常容易耗散的当下，如果没有特别好听、特别打动人心的音乐作品，观众在最初的好奇心之后，很容易“跑路”，例如此前的《乘风2023》就是这种高开低走的态势。让广大网友遗

憾的是，《好声音2023》和《舞台2023》的初舞台都没能留下出圈的歌曲。

有潜质的歌手往往在初舞台上就能被观众注意到，例如早些年周深的《欢颜》以及张碧晨的《她说》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2020年单依纯的《永不失联的爱》更是火爆出圈……然而这种现象在《好声音2023》里却没有出现，歌手们在纯音乐上的表现并没有出圈可点之处，选择的曲目也都不是热门，对观众相对不友好。

在没有让观众“耳朵怀孕”的佳作的前提下，导师对音乐作品的品鉴与指导就显得很重要。好的导师至少是观众认可的“嘴替”，真实表达观众的感受；并且最好能提供中肯的意见，让参赛选手改进提高。然而，在不少观众看来，《好声音2023》的导师组合并没有起到太多与音乐有关的效果。尽管薛之谦与刘宪华作为节目贡献了足够的笑料，让网友戏称为“显眼包二人组”，但与音乐本身相关的点评却不多；周华健和潘玮柏自身的音乐才华颇高，但在给出专业的意见方面，也没能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。而《舞台2023》尽管带来一些新奇和创新，却明显让人感到在“孤勇者”“平凡者”等模式上为选手制造人设，以及在营销“做不好音乐就回家继承家产”“觉得自己曾经火过，现在糊了”的话题上着力过多，反而在作为音综最本质的音乐层面未能做到极致。



蒲羽用歌声表达对音乐的热情。图为《舞台2023》节目海报。